

我們的靈性導師：同一的結論，同一的心緒

Our Gurus: One in Siddhanta, One in Heart

為了增進各位可敬的讀者對於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 Srila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 和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兩者之間超然關係的理解，謹此呈獻以下的文章。

1. 相異之處
2. 同音異字

相異之處

這篇文章是回應一篇由 His Grace Badri-narayana Prabhu 撰寫，題為“ISKCON 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立場”的文章。這篇文章嘗試具體的表達一個概念，便是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和聖帕布帕對重要的基本原則看法有所差異。

以下的文章會以靈性證據和聖帕布帕本人的說話為依據，去逐一檢視那篇文章的論點。ISKCON 立場一文的語句會被引稱為異議，而我們的是辯證。

異議一： 聖帕布帕一再警告，切勿過早聆聽有關奎師那 Krsna 和牧牛姑娘(gopis)享受的親蜜逍遙時光 (madhurya-lila)，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卻公開地講述這些題目。

辯證一： 經典並不禁止討論有關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題目，聖帕布帕以下的說話也證實這點：

“措施是這樣：人們對牧牛姑娘的理解或許不及對普通女孩的理解，你們要謹慎地演譯牧牛姑娘。這不是說：‘我們甚至連讀出牧牛姑娘的名字也不應該，我們誓要杯葛牧牛姑娘。’不是這樣，她們是我們值得崇拜的奉獻者，我們怎能避而不談？”（1969年12月24日在波士頓的討論）

“每個人必須持續崇拜神像。另一個成功的秘訣是，當人受到性慾的極大困擾時，他便應想著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一起共渡的逍遙時光，這樣便會忘卻了性的催湧。是要想起有關奎師那與牧牛姑娘一起共渡的的逍遙時光，而不是試圖模仿。”（聖帕布帕於1968年11月8日在三藩市給 Hayagriva 的信）

“主非常恩慈，祂親自降凡帶領墮落靈魂回歸首神的國度，在那國度，他們能永恆地品嚐神的春情真正的面貌，這跟病態下的墮落靈魂，過度嗜愛及沈溺的那種墮落性愛截然不同。主展示充滿情悅的逍遙時光 (rasa-lila) 的原因，基本上是要引導所有墮落靈魂放棄他們的病態道德觀和宗教觀，吸引他們到主的國度去享受真實的存在。真正明白充滿情悅的逍遙時光的人，定會厭惡沈溺於俗世的性生活。”（《永恆的柴坦亞經》Adi-逍遙時光第4章第31節）

聖帕布帕本人也談論牧牛姑娘，甚至也向新人論述。這樣並無過錯。有一次這樣的對話甚至被編印並向大眾派發，如下所示：

上：他(奉獻者)有否保留自己的喜惡？

聖帕布帕：有，他保留一切。但他情投奎師那所好，奎師那斷然說：“我喜歡這些東西。”因此我們要向奎師那供奉祂所喜愛的，然後我們便吃祭餘 (prasada)。奎師那喜歡拉姐蘭妮 Radharani，因此所有牧牛姑娘都試圖把拉姐蘭妮推向奎師那。“奎師那喜歡這個牧牛姑娘，好吧，把她往前推。”這就

是奎師那知覺。

上：奎師那能否吸引無賴？

聖帕布帕：噢，對！祂也是最大的無賴。

上：怎會這樣？

聖帕布帕：[大笑] 因為祂經常取笑牧牛姑娘。

夏瑪遜達 Syamasundara：取笑？

聖帕布帕：對。有時候，當拉妲蘭妮外出，奎師那會襲擊她，她會跌倒——“奎師那，別這樣折磨我。”祂們會雙雙倒下，奎師那便會趁機親吻她。[他大笑] 這樣，拉妲蘭妮非常高興，但表面上奎師那是最大的無賴。除非奎師那有無賴的本性，否則這種本性能存於世上？（《完美問答錄》第一章：最富吸引力的奎師那）

自 1970 年起到現在，帕布帕的門徒和追隨者，曾向數以百萬計的非奉獻者派發《奎師那書 Krishna book》中充滿情悅的逍遙時光。他大部份著作都載有數以百計有關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們的逍遙時光的美麗描繪，例如《永恆的柴坦亞經》描述主柴坦亞 Caitanya 正在享用主佳幹納特 Jagannatha 祭餘 (maha-prasada)，那一章有幾首關於奎師那唇上甘露的詩節，帕布帕曾吩咐[在 1974 年給 Jadurani dasi 的信中] 將之向各階層的人派發。瑪哈帕布 Mahaprabhu 在斯麗瑪緹·拉妲蘭妮 Srimati Radharani 和牧牛姑娘的心緒之中說：“由此，笛子氣憤地對我說：‘摒棄你的羞愧，恐懼和宗教，前來品嚐奎師那的咀唇。在那情況下，我便不再依戀奎師那的咀唇。若不摒棄你的羞愧和恐懼，那麼我會繼續飲用奎師那唇上的甘露。我有點害怕，因為你也有權飲用這甘露，至於其他人嘛，我視他們如稻草。’”（《永恆的柴坦亞經》Antya-逍遙時光第 16 章第 126 節）

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一起共渡的逍遙時光並非全都處於同一層面，部份非常親暱和明顯感官性的逍遙時光確實不適宜公開揭示。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大部份的講課已上載於互聯網供大眾閱讀，也可向他的錄音部門索取講課的所有錄音，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講課幾乎全是關於德茹瓦大君 Dhruva Maharaja、帕拉達大君 Prahlada Maharaja、安巴瑞施大君 Ambarisa Maharaja 和《訓誨的甘露 Nectar of Instruction》前八個詩節，他謹慎地解釋聖帕布帕的要旨。

我們邀請這篇文章的讀者透過我們的互聯網郵寄清單（寄一個空白電郵到

bvnmharikatha-subscribe@yahoogroups.com），訂閱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講課的抄錄。

真的，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部份講課的主題，以新人的理解，也許是頗為高深。因為聖瑪哈拉傑的大部份聽眾都是已有廿年或更高年資的奉獻者，一個學生不能到三十歲仍要待在小學裏，這是不言而喻的。

真的，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確曾應允 ISKCON 一些資深領袖和靈性導師的要求，如 Tamala-Krishna Maharaja、Giriraja Maharaja、Sivarama Swami、Dhanurdhara Swami、Bhurijana Prabhu、Partha-sarathi Prabhu 和其他人等，而講述一些高深機密的文獻，如《Sri Vilapa-kusumanjali》。然而，這些講課都是選擇性地私下進行——並非公開的。

異議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鼓勵閱讀一些經典，這些經典都是聖帕布帕禁止門徒閱讀的，有些經典甚至因為不重要或有非人格主義之嫌而被摒棄的。前者的例子是六哥斯瓦米的親蜜著作，後者是荼拉斯達斯 Tulasi dasa 所著的《恒常銘記拉瑪 Rama-carita-manasa》。

辯證二：我們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acaryas）——六位哥斯瓦米寫作的經典，對處於各種靈性程度不同的奉獻者都有參考價值。若聖帕布帕在 1969 年禁止一個正處於愛心修習初階的門徒閱讀某本聖典，這並不是說，當那個門徒在 2000 年時已到達更高階段時，也不該閱讀那本經典。

這裏表達的要點是，一個上進的奉獻者需要一個資深的偉士那瓦(Vaisnava)的指導，這位偉士那瓦能因應奉獻者在奉愛(bhakti)路途上的進度來決定合適的讀物。聖帕布帕下列的語句表達了這點：

“這樣，對這些東西發展出品味之後，人應該要嘗試住在溫達文 Vrndavana，在一個洗練的奉獻者指示和保護下，恒常銘記奎師那的名字、名聲、逍遙時光和品質來渡過他的光陰。這是培養奉獻服務的所有訓示的總和與要義。”（《訓誨的甘露》第八節）

無庸置疑，當聖帕布帕的追隨者合符資格時，聖帕布帕期望他們全都閱讀六位哥斯瓦米的著作。

Rupa-raghunatha-pade haibe akuti

Kabe hama bujhaba se yugala-piriti

“我何時會熱切期望閱讀六位哥斯瓦米留下的典籍？這樣我才能明白拉姐 Radha 和奎師那的愛侶逍遙時光。”（《永恆的柴坦亞經》Madhya-逍遙時光第 25 章第 271 節）

關於茶拉斯達斯所著的《恒常銘記拉瑪 Rama-carita-manasa》：異議二宣稱茶拉斯達斯所著的《恒常銘記拉瑪》有非人格主義之嫌，讓我們看看聖帕布帕的意見：

“這個詩節由一個偉大奉獻者茶拉斯達斯所寫，他是主拉瑪昌鐸 Ramacandra 的奉獻者”（1968 年 8 月 30 日于蒙治奧 Montreal）

“這樣茶拉斯達斯成為拉瑪 Rama 的一個偉大奉獻者，他的著作《恒常銘記拉瑪》是一本非常著名的書籍，是以印度語寫成的唯一重要典籍《恒常銘記拉瑪》”（1969 年 4 月 12 日於紐約）

茶拉斯達斯備受所有師徒傳系（sampradayas）內全體偉士那瓦尊敬。正如《博伽瓦譚 Srimad Bhagavatam》的眾多講者般，很多述說他的著作的講者確實也有假像宗(mayavada)之嫌。然而，這並不表示茶拉斯達斯的《恒常銘記拉瑪》受到假像宗污染。茶拉斯達斯寫道：

Isvara amsa jiva avinasi, cetana amala sada sukha rasi

“生物體恆常有知覺和充滿喜樂的，是至尊人格首神永恆不滅的所屬部份。”

這個詩節完全反對假像宗。《恒常銘記拉瑪》真實無偽的譯本中，即使連一句假像宗之嫌也沒有。

異議三：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聖帕布帕的工作尚未完成，因為他沒有為我們提供親蜜而充滿品味的（rasika）經典和自發奉獻服務的修習(raganuga-sadhana)方法。實際上，聖帕布帕形容他未完成的工作是：在他的社團裏，韋達四靈性四社會職務(Varnasrama-dharma)尚未建立；他的書籍尚未置於每個家庭；在 ISKCON 廟宇十哩之內的人仍然饑餓；主的聖名尚未響徹於每個鄉鎮等等。

辯證三：雖然建立韋達四靈性四社會職務是奎師那知覺運動的一環，但這只是外在的目標。在此之上再發展起更高的奉愛服務的領域，才是聖帕布帕和他的使命的必要及內在的目標。下列的語句能引證這兩點：

“因此，奎師那知覺運動非常熱切地要把韋達四靈性四社會系統再次引進人類社會。這樣，那些飽受困惑或智慧稍遜的人便能接受符合資格的婆羅門(brahmanas)的指導。”（《博伽瓦譚》第 10 篇第 8 章第 6 節）

“只要遵從韋達四靈性四社會系統，便能崇拜維施努 Visnu，Visnur aradhya...nanyat tat-tosa-karanam，沒有其他做法能令祂滿意，這是一個富權威性的論述。但主柴坦亞瑪哈帕布 Caitanya Mahaprabhu 說：‘eho bahya, age kaha ara：這是外在的，這件事情並非十分重要。’”（1969 年 5 月 23 日在新溫達文的講課）

“這個年代相當腐朽，要復甦韋達四靈性四社會制度的文化相當困難。因此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說：

‘eho bahya, age kaha ara : 對，現在這也無礙，但這是外在的。’ ” (1973年9月2日在倫敦的對話)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顯現在這個世界的首要原因，是為了在每個城鎮宣揚年代宗教 (yuga-dharma) 及齊頌聖名 (nama-sankirtana)，聖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 Srila Krsna dasa Kaviraja 在《永恆的柴坦亞經》中說這個概念是外在和次要的：

“正如這些期望是奎師那顯現的根本原因，而殲滅惡魔只是一個附帶的要務。因此，對主奎師那·柴坦亞 Sri Krsna Caitanya 至尊人格首神而言，宣揚年代宗教是附帶而生的。” (《永恆的柴坦亞經》Adi-逍遙時光第4章第36-37節)

“正如我說過，主到來宣揚齊頌聖名，是外在目的。” (《永恆的柴坦亞經》Adi-逍遙時光第4章第102節)

從這項證據可以理解，主柴坦亞不是親自建立年代宗教，而是由祂體內的瑪哈維施努 Maha-Visnu 履行這項功能，瑪哈維施努是跟所有奎師那的化身 (avatara) 同在的。就像奎師那並不殲滅惡魔，而是由存在祂體內的瑪哈維施努所作。

若聖帕布帕的首要工作是建立韋達四靈性四社會制度，他便會由他真正的地位，即是履行主柴坦亞或拉坦·奎師那 Radha-Krsna 的使命的僕人，降職至瑪哈維施努的僕人。主柴坦亞在這個世界顯現不是為了建立韋達四靈性四社會制度，祂降世下凡的兩個原因是如下所述：

“主是基於兩個原因期望顯現：祂想要品嚐神的愛這個美果的甜美精華，祂也想要在世上推廣自發層面的奉愛服務 (raga-marga bhakti) 。” (《永恆的柴坦亞經》Adi-逍遙時光第4章第15-16節)

聖帕布帕寫道，除非在一個完美覺悟的靈性導師 (guru) 親自指導下修習自發奉獻服務 (raganuga-bhakti)，否則無法回到巴佳聖地 (Vraja-dhama) 這個家，那是拉坦·奎師那的永恆居所：

“在世上每個地方，人們都按照經典訓示崇拜我 (vaidhi-bhakti)。然而，只遵行這些規範守則並不能獲得巴佳聖地奉獻者的愛心情感 (vraja-bhava)。” (《永恆的柴坦亞經》Adi-逍遙時光第3章第15節)

聖帕布帕在以下的講課說：

“你越投入奉獻服務，你的感官也越見純淨或越少蒙蔽。當感官全無蒙蔽、毫無限制，你便能服務奎師那。這是門徒制度，規範性奉獻服務是門徒制度，真正奉獻服務 (para-bhakti) 是自發性奉獻服務。” (1972年11月12日在溫達文的講課)

以上節錄說明聖帕布帕使命的下一步便是自發奉獻服務。

異議四：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表達一種看法，一個誕生在西方國家的人先天較為墮落，尤以神像崇拜方面為甚。聖帕布帕鼓勵和著令他的西方門徒進行神像崇拜，聖帕布帕亦接受他們為羽翼已豐的偉士那瓦。

辯證四：在印度眾所周知，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高迪亞修院 Gaudiya Matha 的所有分院均以提升東西兩方奉獻者之間的團結和互納見稱。在高達八十之齡，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首次在主柴坦亞顯現日 (Gaura-purnima) 的慶典頒授棄絕僧 (Sannyasa) 給他的門徒，這些門徒不是印度藉奉獻者而是西方人仕。至於神像崇拜，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西方門徒在其印度境內和海外的廟宇，定期在主要的慶典中主持沐浴神像和火祭。除此之外，他親自在世界各地為西方的男女奉獻者，恭請過數十個聖高拉·尼提 Sri Sri Gaura-Nitai 和聖拉坦·奎師那 Sri Sri Radha-Krsna 的神像。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最近剛出版英語版的《奉獻者日常生活及崇拜手冊 Arcana-dipika》。孟加拉語原著由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啟迪靈性導師 (diksa-guru)，也是為聖帕布帕頒授棄絕僧的靈性導師聖

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 Sri Srimad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wami Maharaja 所著，ISKCON 機構也把這本書翻譯成英語供廟內使用。

異議五：聖帕布帕說：“身教靈性導師不是神，不是無所不知，他是神的僕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把聖帕布帕說成無所不知。

辯證五：若聖帕布帕不是無所不知，若他無法在任何時間或任何地方聽到我們的說話，我們向他禱告又有何用？若他不顯現在他的照片中，我們在他的照片前唸頌曼陀、供奉祭品又有何用？即使是跟聖帕布帕相比也顯得微不足道的半神人如風神、火神、水神及其他等等，也都可以見證這個世界發生的事。這在《博伽瓦譚》中也有記載，主奎師那親自確認這點：“sarva deva mayo guruh：靈性導師是所有半神人總成的化身。”誰若認為靈性導師只有凡人知覺便是地獄居民。

或者有人會問，為何聖帕布帕有些說話所表達的意思，跟他的著作看似互相抵觸？聖帕布帕寫道：“Yasmin vijnate sarvam evam vijnatam bhavati：主的任何一位奉獻者，對主都有某程度的認識。藉著主的恩典，對主的奉獻服務令他可以知曉一切，雖然奉獻者在外表看來或會故作愚昧無知，其實他對每件複雜的事情也瞭如指掌。”（《博伽瓦譚》3 篇 7 章 8 節）

“韋達曼陀道：yasmin vijnate sarvam evam vijnatam bhavati：當奉獻者透過冥想見到至尊人格神首，或面對面親身見到主，他便察知到這宇宙內的一切，他真的無所不知。這個物質世界內的一切，會向一個看見至尊人格神首的奉獻者完全展現。（《聖典博伽瓦譚》第 8 篇第 6 章第 9 節）”

杜尤膽靈性導師 Duryodhana-guru：換言之，就是說一個純粹奉獻者能夠無所不知？

聖帕布帕：一切所有。主無所不知，因此藉著主的恩典，一個純粹奉獻者也能夠無所不知。（1976 年 6 月 8 日在三藩市的清晨散步）

作為一個百分百奎師那知覺的人物，聖帕布帕具備所有八種玄秘的完美。即是說，他甚至能夠觸碰並拿取另一個星球的水果。經典中多處確認這一點，其中包括以下的詩節和要旨：

“我的主人啊！你知曉一切玄秘，因為你崇拜物質世界的創造者、毀滅者和靈性世界的維繫者，那原始的人格神首，祂超然于物質自然的三種形態。”

要旨：

一個一心一意投入服務主的人，是一切知識的標記。主這樣的奉獻者的奉獻服務已是全然完美，藉著人格首神的大能，他也因而變得完美。就是這樣，玄秘力量的八種完美只是他神聖富裕的其中一小部份。（《博伽瓦譚》第 1 篇第 5 章第 6 節）

當奉獻者念誦禱文：“nama om visnu-padaya” 雖然聖帕布帕的身體並非在他們面前展現，但是他也在聆聽。若他不能聆聽，我們從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承襲而來的所有歌曲和禱文又有何用處？我們的靈性導師嘎亞崔曼陀（guru-gayatri）又有何用處？這不是空泛的儀式。

異議六：聖帕布帕認為聖名啟迪[（harinama-diksa）第一次啟迪]是真正的啟迪。按照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教導，真正的啟迪卻是始自婆羅門啟迪[(brahmana-diksa) 第二次啟迪]。

辯證六：聖帕布帕寫：

“關於你的問題，第二次啟迪才是真正的啟迪。第一次啟迪是初階的，只是令他有所準備，就好像小學和中學教育。第一次啟迪給他機會得到淨化，當真正淨化以後，他便被承認為婆羅門，這就是真正的啟迪。”（1972 年 9 月 4 日從新溫達文給 Jadurani 的信）

異議七：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再次啟迪”有良好聲譽的偉士那瓦靈性導師的門徒。

辯證七：很多那些所謂“再次啟迪”的奉獻者都是有“良好聲譽”的靈性導師的門徒，這些門徒都因為托庇於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而被批評。然而，時間證明他們作了正確的決定，因為他們那些具有“良好聲譽”的靈性導師，後來都被發現仍未達到他們自詡的身教靈性導師的層面，只是當時未被揭穿而已。

在《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38)一書中，聖基瓦瑪哈拉傑 Srila Jiva Gosvami已有訓示，誰的靈性導師若嫉妒一位德高望重的偉士那瓦，他應該立即離棄那位靈性導師並尋找一位瑪哈·博伽梵塔(maha-bhagavata)偉士那瓦靈性導師。由於很多具有“良好聲譽”的靈性導師也在聖巴提拉莎卡·施瑞達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 Raksaka Sridhara Maharaja、聖歌高文達瑪哈拉傑 Srila Gour Govinda maharaja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蓮花足下作出過很嚴重的冒犯，他們的前門徒是遵行經典的訓誨而離棄他們。因此不存在“再次啟迪”的問題，只有“真正啟迪”。

若一個靈性導師真的有良好的聲譽，那麼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再次啟迪他的門徒並無不妥。相反，他只是為他們的靈修給予指示和鼓勵，幫助他們對靈性導師發展更深的信心。

誤解偶有發生，因為在絕無僅有的情況下，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會以聖拉姐·奎師那在巴佳的逍遙時光有關連的名字，為那些接受他訓示(Siksa)的門徒命名，有時這被誤解為再次啟迪。這樣的一個著名例子是佳杜拉妮達斯 Jadurani dasi，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憐愛地稱她為夏瑪拉妮 Syamarani，這絕不表示她再次獲得啟迪。有時候，甚至聖帕布帕也會憐愛地稱她為莎都拉妮 Sadhurani。這樣充滿愛意地採用另一個名字，並不表示聖帕布帕賜予另一次啟迪。

除此之外，我們的師徒傳系也有實際的歷史先例顯示，訓示靈性導師會更改訓示門徒名字。聖基瓦瑪哈拉傑把聖慧達亞·柴坦亞 Sri Hrdaya-caitanya門徒的名字，由杜基奎師那·達斯 Duhkhi Krishna dasa改成夏瑪南達 Syamananda，這種名字的更改並不構成再次啟迪。聖慧達亞·柴坦亞仍然是他的啟迪靈性導師，聖基瓦瑪哈拉傑仍然是他的訓示靈性導師。

若逐一審視 ISKCON 個別奉獻者的案例，我們會發現並沒有人再次接受啟迪。有時候門徒被他的靈性導師摒棄，或者門徒失去信心正式跟他的靈性導師斷絕聯誼。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秘書會一絲不苟地把門徒們的信件存檔，表明他們過去存在的師徒關係於托庇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前經已中止。

異議八：聖帕布帕努力創造一個全球性團體，為他的追隨者提供服務的機會和庇護。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並未這樣做。

辯證八：大多數奉獻者未獲通知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傳教活動。雖然他在印度境外傳教只有七年，但已在各地建立很多廟宇和傳教中心。例如英國伯明罕、德國漢堡、澳洲 Murwillumbah、巴西聖保羅、哥斯達尼加帕布帕高迪亞修會、俄羅斯莫斯科的巴提維丹塔高迪亞修會、俄羅斯聖彼德堡、克羅地亞、印尼峇里聖啊南塔高迪亞修會、馬來西亞吉隆坡聖聖拉姐高文達高迪亞修會、菲律賓哈瑞奎師那會社、加州威尼斯海灘聖拉姐高文達高迪亞修會、(編者註：香港拉姐維諾德比哈瑞高迪亞修會於二零零六年年初成立)及其它地方。除此之外，在英國威爾斯、加州巴卓、澳洲柏斯和 Murwillumbah 等地也有居士組織。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也是加州一間靈性學校(gurukula)的贊助人。

再者，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從未聲稱建立了全球性機構，他只是努力執行聖帕布帕給他的指示。就在聖帕布帕離世之前，聖帕布帕要求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幫助和指導他的門徒。有數以千計的奉獻

者，有些本來已對奎師那知覺失卻部份信心；有些覺得被忽略而被迫離開廟宇；有些對遵行宗教原則變得乏力；有些想要加深他們跟聖帕布帕的關係，他們都藉由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愛和訓示，重新感到鼓舞。

異議九：聖帕布帕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對個體靈魂的原始地位有不同的教導。

辯證九：聖帕布帕在不同的情況下對不同的人，對靈魂的根源有很多不同的評論。然而，這方面的最後定論，即**結論**，已表達在他的著作中，這將會是未來一萬年的法典。聖帕布帕寫：

“結論是，沒有人從靈性世界或無憂星（Vaikuntha）低墮，因為那是永恆的居所。”（《博伽瓦譚》第3篇第16章第26節）

“根據《維施努往世書 Visnu Purana》、《博加梵歌》和其他韋達典籍，生物來自主的邊際能量（tatastha），因此他們恒常是主的能量而非具有能量的。”（《博伽瓦譚》第3篇第7章第9節）

過去我們從未親身跟主聯誼，聖帕布帕寫道：

“徹底力行奎師那知覺的成熟奉獻者，會被立即轉移到奎師那顯現的宇宙。在那個宇宙裏，那位奉獻者**第一次**親身直接地跟奎師那聯誼。訓練會繼續進行，就如我們在溫達文 Vrindavana 逍遙時光看到的一樣。”（《奎師那書 Krishna Book》第28章）

若需要更多關於靈魂根源這個重要課題的資料，可以參考由聖歌·高文達史瓦米 Srila Gour Govinda Swami 編輯的《聖帕布帕論靈魂的根源 Srila Prabhupada on the Source of the Jiva》，他在書中列舉一百個聖帕布帕和很多我們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的有力論證。以下的信件便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引證：

“進一步探討你的問題，關於條限生物體的靈魂的形象。所有生物永遠都有一個靈性形象，但是這個形象**只會**在生物體回到無憂星時才全然發展。這個形象是按照生物體的欲望發展，它像樹木的形象潛藏於種子般一直隱藏著，直至達到完美境界才展現出來。”（1969年給 Rupanaga 的信）

那些靈性星宿真正的居民；或主真正的同遊，都永不低墮：

“從權威性的來源能夠認識到，主維施努 Vishnu 那些從無憂星降凡的同遊，實際上沒有低墮。他們是為了滿足主的意願而來，他們降臨這個物質世界是跟主的降凡類似。主以祂的內在能量為媒介來到這世界，同樣，主的奉獻者或同遊同樣是通過靈性能量的作用，降臨這個物質世界。至尊人格首神上演的一切逍遙時光，是瑜伽麻亞 yogamaya 的安排而非瑪哈麻亞 mahamaya。因此能夠明白當佳雅 Jaya 和維佳亞 Vijaya 降臨到這個物質世界時，是要為主至尊人格首神做點事，否則沒有人會從無憂星低墮，這是事實。”（《博伽瓦譚》第7篇第1章第35節）

國皇尤帝土提爾 Maharaja Yudisthira 也不相信有人能從無憂星低墮：

尤帝土提爾國皇問：“什麼嚴峻的詛咒竟然能影響維施努那些已解脫的奉獻者？哪種人竟然會詛咒主的同遊？我不相信這些事，因為主無畏的奉獻者不可能再次低墮至這個物質世界。”（《博伽瓦譚》第7篇第1章第34節）

在哥樓卡溫達文聖地 Goloka Vrindavana dhama 完全沒有假像，聖帕布帕經常引用聖維施瓦納特·查卡拉瓦爾提塔庫 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 一個相關的詩節：aradhyo Bhagavan vrajesa-tanays tad-dhama vrndavanam，聖查卡瓦提柏德 Srila Cakravartipada 說，奎師那的居所跟奎師那本身一樣值得崇拜，巴佳喜樂之源（Vrajendra-nandana）聖奎師那的超然身體沒有假像，祂的居所亦然。聖查卡瓦提柏德說，這是主柴坦亞的見解，他對其他人的見解不感興趣。《博伽瓦譚》（第1篇第1章第1節）說明：dhamna svena sada nirasta-kuhakam satyam param dhimahi：奎師那的居所永無假像，因此那裏沒有人能偏離他們愛心侍役的固有職位。

異議十：聖帕布帕教導，啟迪靈性導師會取去門徒的業報(karma)，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教導，靈性導師並非這樣。

辯證十：聖帕布帕真的說過，靈性導師會經歷到他們門徒不當行為的一些反應。他寫道：

“因此，夢魘(duhsvapna)因罪惡活動而產生。奉獻者有時接納罪人為他的門徒，為了抵消從門徒接收過來的罪惡反應，他定要看見夢魘。可是，靈性導師非常仁慈，雖然他為了有罪的奉獻者承受夢魘，但是為了救贖卡利年代(Kali-yuga)的受害者，他接受這些煩擾。因此，啟迪之後，奉獻者應該極為謹慎，不要再干犯任何罪行，為自身和靈性導師釀成困難。”（《博伽瓦譚》第8篇第4章第15節）

對那些本身並不穩處於超然層面，卻當上靈性導師的人而言，這個說法是對的。聖帕布帕有時會出於極大的謙卑而自稱為這樣的靈性導師。然而，若門徒把已自我覺悟的靈性導師，所表達的真正謙卑，視為是靈性導師承認自己的限制，這會是重大的冒犯。聖帕布帕表達這個觀點時，顯然也有了一個附帶的好處，就是引發門徒對自身不當行為的罪咎感，來約束未成熟而任性的他們。聖帕布帕的完美謙卑，在以下他跟 **Bob Cohen**（後來成為聖帕布帕的啟迪門徒）的對話節錄中得以確認。對話中顯示出聖帕布帕的謙卑，也顯示出他要給新人一個停止犯罪的好理由：

上：你自身是否感覺到疾病和病困？

聖帕布帕：是。

上：這是否你過往業報的結果？

聖帕布帕：對。

上：這樣，在這個物質世界，誰也不能完全擺脫他的業報？

聖帕布帕：可以的，奉獻者能夠擺脫。他再沒有業報，再沒有業報反應。

上：但你必定是最佳奉獻者。

聖帕布帕：唔…不，我不該認為自己是最佳奉獻者，我是最低下的。

上：不！

聖帕布帕：你是最佳奉獻者。

上：[大笑] 噢！不，不！但你說的話…常看似正確。

聖帕布帕：對。

上：那麼你定是最佳的奉獻者。

聖帕布帕：就像拉姐蘭妮，她不視任何人為非奉獻者，因此我們要嘗試接近拉姐蘭妮。

上：這是誰？

聖帕布帕：拉姐蘭妮是奎師那的配偶。

上：啊！

聖帕布帕：若任何人接近拉姐蘭妮，她會向奎師那推薦：“這是最佳的奉獻者，他比我更好。” 奎師那便不得不接納他。這便是最佳的奉獻者，但這不能模仿：“我已成為最佳的奉獻者。”一個次等奉獻者的視域中是有人嫉妒主，但這不是最佳奉獻者的視域。最佳奉獻者看見：“沒有人嫉妒主，所有人都比我好。”就像《永恆的柴坦亞經》的作者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說：“我比糞蟲還要低下。”

上：誰這樣說？

聖帕布帕：《永恆的柴坦亞經》的作者奎師那·達斯·卡維拉傑，他並非造作，他這樣想：“我是最低下的。每個人都是最好的，但我最低下。每個人都投身對奎師那的服務，我卻不投入。”主柴坦亞說：“噢！我對奎師那沒有絲毫愛心，我的哭泣是做作的。若我是奎師那的奉獻者，我該死去多時。但我尚在人世，那就是我不愛奎師那的明證。”那是最佳奉獻者的視域。他如此沈醉在奎師那的愛，因此會說：“一切都持續進行，但我是最低下的。因此我不能看見主。”那是最好的奉獻者。

夏瑪遜達：有次你說過，有時你會因為你的奉獻者的罪惡活動而感到疾病苦痛。有時疾病會否由此而來？由此引起？

聖帕布帕：你看，奎師那說：“aham tvam sarva-papebhyo moksaisyami ma sucah：我會從所有罪惡反應中解救你。別害怕。”因此奎師那是如此有威力，祂能夠立即去掉其他人的所有罪孽，立即糾正他們。但當一個生物擔當著奎師那的代表時，他也為他的奉獻者的罪惡活動而承受責任，因此成為靈性導師並非一件易事。你看，他必須服下並吸收所有的毒藥，因此有時，因為他並非奎師那，便有時會出現些問題。因此主柴坦亞禁止道：“不要收納很多門徒（sisyas）。”

聖帕布帕在此扮演一個初階的角色。與此同時，他言語間要把那些實際屬於初階，但想要假裝真正靈性導師的人三思。

“因此，除非能夠消化所有罪惡，否則收納很多門徒是一件冒險的事…《聖經》也有這個意思。主耶穌基督接收人們的所有罪惡反應而犧牲他的生命。那是靈性導師的責任…”

在其他場合，聖帕布帕說主耶穌只是假裝死去。他從未受苦，因為他是純粹奉獻者。聖帕布帕現在繼續對上說：

“因為奎師那是奎師那，祂是不受罪惡反應的侵襲（apapa-viddha）。但生物有時受制於那些罪惡反應，那是因為他非常渺小。大火和小火。若你把大型物件投進小火之中，火焰或會熄滅；但不論你把甚麼投進大火之中也無礙，大火能吞噬一切。”

以下節錄是聖帕布帕謙卑的另一例證。

上：基督的苦難是否屬於那種性質？

聖帕布帕：唔？

上：基督是否受苦？

聖帕布帕：我已解釋過。他承受所有人的罪惡反應，因此他受苦。

上：我明白了。

聖帕布帕：他們現在應該覺得慚愧（要這樣想），若再作罪惡活動，他的靈性導師必須受苦。門徒應該有同情心和想想這點：“為了我的罪惡活動，我的靈性導師要受苦。”

聖帕布帕完全超然，不受物質能量沾染，聰明地勸說條限靈魂為自己的福祉行事。

如何融匯以下兩項敘述：“靈性導師取去門徒的業報。”和“靈性導師不取走門徒的業報。”？兩者可以這樣 reconcile 調合：他取去門徒的業報，卻不會因此而受苦。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解釋，純粹奉獻者就好像大火一樣，我們皈依時，不論有多少垃圾——我們的以罪孽或不要得的壞習慣（anarthas）——丟進火中，火焰會將之銷毀，燒成灰燼，而火焰本身卻不受影響。

別說純粹奉獻者本身不受罪惡反應沾染，單憑他的瞥視和臨在，便能免除他人的罪惡，他不需要受苦。這點在 ISKCON 的《身教靈性導師歌書 Acarya Song Book》中，一首由聖拿若塔瑪達斯塔庫 Srila Narottama dasa Thakura 寫的歌得以確認：“所有罪惡在你的聯誼中消除。我們從何處才能找到一個像你一樣恩慈的靈性導師？”

“藉著一再在神聖的恒河沐浴，便能逐漸得到淨化。但是，德高望重的偉士那瓦，單憑你充滿恩慈的瞥視，人便立時得到淨化。”

奎師那本人說，偉大靈魂不受物質自然影響。（《博伽梵歌》第 9 章第 13 節）

異議十一：聖帕布帕展望著一個全球性的團體，當中有很多靈性導師在一個監理會下像高等教育機構一般作業，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卻實行高迪亞修會單一身教靈性導師體制。註：聖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塔庫 Srila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Thakura 指示他的追隨者也要在一個監理部門下作業，聖帕布帕經常引述，若忽略這個指示，會導致他靈性導師的傳道使命瓦解。

辯證十一：聖帕布帕寫道“他（聖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塔庫）的構思是這樣的，身教靈性導師不是由監理會委任。他公開地說：‘你們成立監理會 GBC 及執行使命。’因此他的構思是，監理會的成員當中，那位身教靈性導師勝任和湛露鋒芒的脫穎而出，誰便自動當選。”（1974 年 4 月 24 日給 Rupanuga dasa 的信）

異議十一說明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實行“高迪亞修會單一身教靈性導師體制”。然而，瑪哈拉傑雖然身為一個超然人物不受制於任何機構的規限，但他也是高迪亞維丹塔機構 Sri Gaudiya Vedanta Samiti 監理會的一名成員。這個團體在 1940 年成立，原初的三位委員是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 Srila Bhakti Prajnana Kesava Gosvami Maharaja [聖帕布帕的棄絕僧靈性導師 (sannyasa-guru)]、貞守生 Pujoyada Nrsimhananda brahmachari、和那時候的 Abhaya Caranaravinda Prabhu（即聖帕布帕）（後來被稱為聖恩聖 A.C.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 His Divine Grace Srila 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跟從這三位元委員建立的任命方式。

高迪亞維丹塔機構有一位身教靈性導師總理，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是副總理和秘書。他和其他人在會中也作為啟迪靈性導師，這個團體由一個監理會管轄。時至今日，高迪亞維丹塔機構的監理會一直成功和平地運作這個團體，監理會的成員無一低墮。（編者註：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已在 2004 年末至 2005 年初成立了名為 Bhakti Trust International 的新機構，並為該機構的總理。）

異議十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批評由聖帕布帕為 ISKCON 一些神像的命名。

辯證十二：異議十二是關於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一些場合，對 ISKCON 崇拜一些以里拉瑪德瓦 Nila-madhava、拉姐高文達·瑪德瓦 Radha-Govinda Madhava 等為名的拉姐·奎師那神像表示關注。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從未批評聖帕布帕的題名，反而是質疑這些是否真的由聖帕布帕命名。

瑪哈拉傑只是要我們注意，聖帕布帕是懷著溫達文心緒的拉姐·奎師那純粹奉獻者。這樣，那些想跟隨聖帕布帕的人，定必要遵照他和我們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所解釋的原則來崇拜拉姐·奎師那。以上提及的神像名字是情悅的交迭 (rasa-abhasa) 或不當的情悅，直至今日為止，與施麗瑪緹·拉姐蘭妮為伴的那位在吹奏笛子、三曲姿態的奎師那永不能冠以杜瓦拉卡控制者 Dvarakadhisa 的名字，那些名字是茹蜜妮 Rukmini 的配偶；或不能稱之為拉姐·帕爾塔馬車的禦者 Radha-Partha-sarathi。在下列節錄中，聖帕布帕清楚地解釋這點：

“牧牛姑娘永不會稱奎師那為茹蜜妮·拉曼 Rukmini-ramana。奎師那在溫達文的奉獻者稱祂為拉姐·拉曼 Radha-ramana、南達·南達那 Nanda-nandana 和雅蘇達·南達那 Yasoda-nandana，但並非瓦蘇德瓦·南達那 Vasudeva-nandana 或德瓦基·南達那 Devaki-nandana。雖然根據物質概念，茹蜜妮·拉曼和奎師那同是一體及無別，但在靈性世界，卻不能把奎師那的名字用以替代茹蜜妮·拉曼或拿拉央那。若某人基於貧乏的知識而這樣做，他跟主的情悅便會有靈性缺陷，這種情況稱為超然情悅的交迭。進步的奉獻者已真確覺悟主的超然特質，不會犯上採用另一個的名字的錯失，而出現超然情悅交迭的情況。因為卡利年代的影響，出現很多以奢華和革新思維為名的超然情悅交迭，純粹奉獻者對這種狂熱不甚欣賞。”（《永恆的柴坦亞經》Madhya 逍遙時光第 8 章第 91 節的要旨）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也說明拉姐·帕爾塔馬車的禦者的名字是超然情悅的交迭，因為施麗瑪緹·拉迪卡從未離開溫達文。她只受到主奎師那的原始形象 (svayam-rupa) 吸引，那形象只能在溫達文找到。她不受杜瓦拉卡控制者奎師那 Dvarakadhisa Krishna 或在庫茹之野 Kurukshetra 戰場的奎師那吸引。當施麗瑪緹·拉迪卡（以部份展示）離開溫達文前往庫茹之野，看見奎師那穿戴成國皇的模樣，她並不滿足，這與她對奎師那愛的心緒不吻合。

雖然奎師那、杜瓦拉卡控制者甚至拿拉央那真理上同為一體，但是情懷各異。某人或會說，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如上所述，與神像的名字毫無關係，但聖帕布帕寫道：

“奎師那另一個名字是帕爾塔馬車的禦者 Partha-sarathi。帕爾塔：阿諸那 Arjuna 的名字是帕爾塔，帕爾塔是指“菩瑞塔 Prtha”的兒子，琨緹 Kunti 另一個名字是菩瑞塔。琨緹父親的名字是葡瑞圖 Prthu，故琨緹的名是菩瑞塔，因此阿諸那的名字是帕爾塔。因為奎師那作為馬車車伕服務阿諸那，所以祂另一個名字是帕爾塔馬車的禦者。主事實上沒有名字，有時一些哲學家說：“主沒有名字。”那是事實，但為何主有這麼多名字？這些名字是按照祂的逍遙時光而題的。”（1974年1月11日在三藩市的講課）

由於拉姐從沒以她的原始形象離開溫達文，亦因為奎師那永不能被稱為在溫達文的帕爾塔馬車的禦者，斤所以這些名字的組合有違情悅的原則。

聖帕布帕寫道：“若有徵兆顯出，超然情悅交迭的表達違反了奉愛宗的原則，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便不能忍受，並會非常憤怒。”（《永恆的柴坦亞經 Madhya 逍遙時光 8 章 91 節）

根據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聖帕布帕從未打算把德里 Delhi的神像稱為拉姐·帕爾塔馬車的禦者。在七十年代早期，當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聽到祂們的名字，便問聖帕布帕為何這樣做。聖帕布帕回答，他從未為祂們這樣命名，因為這樣便會與自己的著作相違。這段歷史在下列對話表達的結論（siddhanta），得到確認：

Acyutananda：神像的名字是拉姐·帕爾塔馬車的禦者。

聖帕布帕：唔？

Acyutananda：德里 Delhi 神像的名字是拉姐·帕爾塔馬車的禦者。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因為帕爾塔是指阿諸那。這樣拉姐，拉姐如何到達那裏？

聖帕布帕：當奎師那是帕爾塔馬車的禦者，拉姐不與祂同在？是否這樣？

印度人 (1)：你是說，帕爾塔馬車的禦者是主奎師那。

Acyutananda：對。

聖帕布帕：正是，對。Radha-krsna-pranaya-vikrtir ahladini saktir：當祂在戰鬥，喜樂能量（ahladini-sakti）在場，但是未有展現。（1976年1月9日在 Madras 的清晨散步）

聖帕布帕在此說明了帕爾塔馬車的禦者在場時，施麗瑪緹·拉姐蘭妮沒有展現。

關於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 Rukmini-Dvarakadhisa 的名字，當聖帕布帕 1968 年在三藩市舉行安奉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神像的儀式（prana-prathistha），他把神像命名為拉姐·奎師那，之後他返回印度。當他回來，他發現一個門徒更改了神像的名字。聖帕布帕覺得不妥，並說：“奎師那有一根孔雀羽毛和笛子，祂是南達 Nanda 的兒子。杜瓦拉卡的控制者是瓦蘇德瓦 Vasudeva 的兒子，祂沒有笛子，沒有孔雀羽毛。為何你把名字改掉？”他們辯說，是因為三藩市 Los Angeles 的廟宇較為富裕，也因此吸引很多人，神像的名字該能反映那種富裕。聖帕布帕回答說聖拉姐·奎師那是無上的富裕。不久之後，聖帕布帕又返回印度，那些奉獻者卻仍然保持茹蜜妮·杜瓦拉卡的控制者的名字。

即使廟宇富裕，即使廟宇崇拜也富裕，若神像形貌（vigrahas）是拉姐·奎師那的外形，例如奎師那在吹奏笛子，那麼祂們仍是拉姐和奎師那。聖帕布帕寫道：

“新進奉獻者不能接近拉姐·奎師那，因此按照規範守則的廟宇崇拜是向拉釋米·拿拉央那 Laksmi-Narayana 供奉。雖然那或許是拉姐·奎師那的形象，但新進奉獻者的崇拜會被視為對拉釋米·拿拉央那的崇拜”（《博伽瓦譚》第 4 篇第 24 章第 45-46 節）

總結：

偉士那瓦團體之間為了澄清哲學要點而衍生辯論，這對各方面都有所裨益。

siddhanta baliya ctte na kara alasa

iha ha-ite krsne lage sudrdha manasa

一個誠懇的學生不應忽視這種有關真理結論的討論，不應視之為爭議。因為這種討論能使人心意堅強，心意便會因而變得依附主奎師那。（《永恆的柴坦亞經》Adi 逍遙時光第 2 章第 117 節）

我祈求文中所表達的各項論點能服務 ISKCON 所有成員，包括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和他的跟隨者。因此他們能像一個家庭般一起作業，傳揚聖帕布帕和我們以往身教靈性導師的使命。

Vaisnava krpa lesa prarthi（乞求偉士那瓦絲毫的恩慈）

Tridandi Svami Bhaktivedanta Aranya

同音異字: ISKCON

回應一篇題為“探討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他本人的說話和主要來源”的文章

Cakra 網頁刊登了一份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教導跟聖帕布帕的有異。這份刊登在 Cakra 上的編撰，題為“探討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他本人的說話和主要來源。”，文章也提供了聖帕布帕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兩者的語錄。以下的文章會從另一角度解釋這些語錄。

引述這份編撰時，我們會用編撰這個字開始，並以辯證這字來開始我們的陳述。

編撰一：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論聖帕布帕和 ISKCON：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 2001 年於德國：

“我的訓示靈性導師，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 nitya-lila-pravista om visnupada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Swami Maharaja。”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 1999 年 10 月 24 日於馬圖拉：

“我們可以榮耀史瓦米吉 Swamiji，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可是那些低墮了的人怎能榮耀他？他們不能榮耀他，永不能，他們正跟他決裂。他們確立他為 ISKCON 的創建人，但我知道他並非創建人，他是這個靈性導師師徒傳系中的一員。這傳系由奎師那建立，第一位身教靈性導師是布阿瑪 Brahma，然後是拿拉達 Narada，繼而是維亞薩 Vyasa。他只是更改了名字和在西方國家傳揚這些事情。”

辯證一：這份編撰引用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語錄，說他自稱聖帕布帕的訓示門徒，又聲稱聖帕布帕不是 ISKCON 的創建靈性導師，有意表示他並非聖帕布帕的真正門徒。但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沒有說出聖帕布帕偶爾說過的話，聖帕布帕在《博伽梵歌》的序言中寫著：

“有些人謂美國人非常幸運，因為我在美國開展奎師那知覺運動。但事實上這個運動的始祖父親是主奎師那本人，因為這運動很久以前已經開始，但只是通過師徒傳系延展到人類社會。若我在此事中有任何功勞，這並不屬於我本人，而是全歸於我永恆的靈性導師聖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帕布帕德 His Divine Grace om visnupada paramahansa parivrajakacrya 108 Sri Srimad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Gosvami Maharaja Prabhupada。”

聖帕布帕也在《博伽瓦譚》(2 篇 9 章 6 節)的要旨中寫道：“因此，布阿瑪獲主奎師那親自以奎師那曼陀啟迪，他因此成為偉士那瓦…我們屬於布阿瑪的師徒傳系，直接處身門徒譜系中，從布阿瑪到拿拉達，從拿拉達到維亞薩，從維亞薩到瑪達瓦牟尼 Madhva Muni，從瑪達瓦牟尼到瑪達溫鐸·普瑞 Madhavendra Puri，從瑪達溫鐸·普瑞到伊斯瓦拉·普瑞 Isvara puri，從伊斯瓦拉·普瑞到主柴坦亞逐漸延展到我們神聖的靈性導師，聖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 His Divine Grace Bhaktisiddhanta Sarasvati。”

編撰二：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 1999 年 4 月 28 日早上於委內瑞拉 Caracas：

“你也該知道主柴坦亞是 ISKCON 的創建人，史瓦米吉 Swamiji，A.C.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只是這個傳系中一位出色的身教靈性導師。他不是創建人，他是其中一位出色的身教靈性導師，他在很短時間之內，將所有這些事情傳揚到整個世界。”

辯證二：這段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不尊重聖帕布帕作為這個運動創始身教靈性導師的地位。但實際上，他是確立聖帕布帕的榮耀。聖帕布帕為《博伽瓦譚》所寫的要旨中，自豪地確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說話。他說：

“人們有時錯誤地認為哈瑞奎師那 Hare Krsna 運動是新事物，但這並不是新運動，哈瑞奎師那運動存于主布阿瑪生命的每個千禧年，所有高等星宿體系都唸頌聖名，包括布阿瑪星宿 Brahmaloka 和月球 Candraloka，更何況是歌仙星宿 Gandharvaloka 和仙女星宿 Apsaraloka。齊頌聖名運動在五百年前由主柴坦亞在這個世界上開展，所以這並不是一項新運動。”（《博伽瓦譚》第 7 篇第 15 章第 72 節的要旨）

在《博伽瓦譚》（第 1 篇第 9 章第 6-7 節）聖帕布帕寫的要旨中，他列出這個運動其他一些出色的身教靈性導師。他寫道：“他（拿拉達）是布阿瑪吉 Brahmaji 的兒子和門徒，布阿瑪傳系的師徒傳系延展自他。他為帕拉達大君、突茹瓦大君和很多著名的主的奉獻者啟迪。他甚至啟迪了韋達文獻的撰寫人維亞薩，維亞薩啟迪了瑪達瓦瑪哈拉傑 Madhvacharya，由此瑪達瓦 Madhva 傳系傳遍整個宇宙，而瑪達瓦師徒傳系是包括了高迪亞師徒傳系的。主柴坦亞屬於這個瑪達瓦傳系，因此，布阿瑪吉、拿拉達、維亞薩，下延至瑪達瓦、主柴坦亞和六哥斯瓦米全都屬於同一陣列的師徒傳系中。”

因此，作為這個傳系中一位出色的身教靈性導師是最偉大的光榮。

編撰三：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 2002 年 2 月 18 日傍晚於澳洲 Murwillumbah：

“你的聖史瓦米·瑪哈拉傑，只是把名字改成英語。他不是那個永恆 ISKCON 的創建靈性導師。我是 ISKCON，我跟 ISKCON 無異。我是巴提維丹塔[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好像父子一般，我是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真正的傳人，再也沒有其他人，你該非常開明地明白這一點。我是巴提維丹塔，他也是巴提維丹塔，但他比我遲接受這個名字，這方面我比他資深。我是巴提維丹塔，我也是 ISKCON。別認為我不屬於 ISKCON。”

辯證三：以上不正確的引述，指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試圖篡奪帕布帕創建靈性導師的地位。事實的真相卻是，他表示以身為帕布帕謙卑的僕人為榮。這段編撰既沒有包含原文接著延續的句子和解釋，也只是用簡單的三點符號取代一項重要的澄清。以下是那份敘述在互聯網上刊登的實際版本。（括弧中的字眼也包含在互聯網的轉載，是編輯附加的。）

“在聖薩拉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的年代，聖薩拉斯瓦緹塔庫是 ISKCON 的總理，他派出了一隻手，聖帕布帕德·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他自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接受了棄絕階級(sannyasa)，他後來給 ISKCON 起了英語的名稱。[以前這機構有不同的稱號，好像 Gaudiya Vedanta Samiti、Gaudiya Matha、Visva Vaisnava Raja Sabha 和 Krsna-bhakti-rasa Bhavitha Mati 等等。]你的聖史瓦米·瑪哈拉傑只是把名字改成英語，他不是那個永恆 ISKCON 的創建靈性導師。創建靈性導師的始源是布阿瑪，事實上它是由奎師那建立的。你們追隨這個師徒傳系的全都是 ISKCON，別以為你不是，我是 ISKCON，我跟 ISKCON 無異。我是巴提維丹塔[聖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好像父子般，我是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真正的傳人，再也沒有其他人。你該非常開明地明白這一點。”

“我是巴提維丹塔，他也是巴提維丹塔，但他比我遲接受這個名字，這方面我比他資深。因應我的請求，他準備好接受棄絕階層，我的靈性導師賜他棄絕階級。[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和聖帕布帕的名字巴提維丹塔，都是由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給他們棄絕階層啟迪時賜予的。]在他的棄絕階層儀式中，我就像祭師。我主持火祭，他的聖杖是我製造的，我指導他怎樣穿戴棄絕者衣物的。以棄絕階層身份而言，雖然他資歷較我淺而我較他資深，但他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

我是他的門徒。我是巴提維丹塔，我也是 ISKCON。別以為我不屬於 ISKCON。”

我們也刊登了聖帕布帕以下的節錄連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講課，來確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說聖帕布帕真正的功勞是，他把純粹永恆的奎師那知覺以英語帶到西方。聖帕布帕在 1975 年 8 月 3 日在底特律的一堂講課說：“不是這樣的，他們說：‘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帶來了這些。’他們歸功於我，這也是我的幸運。但實際上我只像一個信差，我帶來了，而我毫無攙雜地傳送它，那或是我的功勞。若你毫無攙雜地接受和修習，那樣你的生命便會成功。”

而且，那篇編撰沒有引述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接著的介紹：“你們該知道一件事，ISKCON 最初由四頭的（catur-mukha）布阿瑪建立，他是我們首位靈性導師，他是 ISKCON 原始的創建靈性導師。他的門徒如薩那卡 Sanaka、薩南達 Sanandana、薩拿坦 Sanatana 薩拿特 Sanat 庫瑪爾四兄弟 kumara，拿拉達等都是 ISKCON 真正的傳道人。繼而，尤其在卡利年代，瑪德瓦瑪哈拉傑、拉瑪努佳 Ramanuja、維施努史瓦米 Visnuswami、甯巴迪提亞 Nimbiditya 和其他很多人也顯現了。在我們的傳系（高迪亞師徒傳系），尤其在卡利年代，聖瑪達溫鐸·普瑞是根，是種子。他的門徒是聖伊斯瓦拉·普瑞帕 Srila Isvara Puripada 和尼提安南達柏佈 Nityananda Prabhu，主柴坦亞來自伊斯瓦拉·普瑞帕，斯瓦茹帕達莫達爾 Svarupa Damodara 來自他。繼而是聖巴提維諾塔庫和聖帕布帕德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哥斯瓦米塔庫也顯現在他們的傳系中，他們也是真正 ISKCON 的一份子。這些全都是 ISKCON 的典範人物，你們該經常意識到這點。”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只是鼓勵我們銘記，要榮耀我們過去的身教靈性導師，他們也能幫助和祝福我們。我們若認為聖帕布帕是這項運動的始祖，那麼我們並非在榮耀他，他並不希望跟他的靈性導師傳系中斷聯繫。他的光榮是他忠誠於自己師徒傳系的言詞和心緒，若我們認為帕布帕是始祖，這表示我們以為並不需要參照傳系中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來理解他嘗試教導的東西。這表示我們以為，像我們這般的條限靈魂都是能夠明白他的權威人仕。

關於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敘述，他和其他人也能被封為“巴提維丹塔”。聖帕布帕在《博伽瓦譚》（1 篇 5 章 24 節）中確認了此事，如下所述：

“像這樣，維丹塔的跟隨者（vedanta-vadis），是指人格首神的純粹奉獻者。這些維丹塔的跟隨者或巴提維丹塔 Bhakti-vedantas，完整地施贈奉獻服務的超然知識。對他們而言，無敵友之別，無學問多寡之別，不特別喜歡誰也沒有不喜歡誰。那些巴提維丹塔看到一般人都把光陰浪費在虛假的感官事物，他們的事業就是令無知大眾再次建立他們跟人格首神失去了的關係。通過這樣的努力，即使是最善忘的靈魂，他們的靈性生命感覺也會被喚醒起來，因此受到巴提維丹塔的啟迪，一般大眾便逐漸在超然覺悟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啟迪靈性導師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也是聖帕布帕棄絕階層的靈性導師。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賜他所有棄絕階層的門徒“巴提維丹塔”的封號。

這段編撰引述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說話：“我是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真正的傳人，再沒他人。”或許這段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並非真實無偽，因為一位鋒芒湛露的身教靈性導師不需自我宣示。實際上，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只是將自己跟假冒的靈性導師劃清界線。這段敘述不是排他的，而是有包容性的。1969 年帕布帕在波士頓，被問及耶穌說這句話的意思：“我是我父親的獨子，唯有通過我，沒有人能走近他。”帕布帕回答說：“‘我’是指‘通過我或任何像我的人，換言之，藉著我或任何真實無偽主的代表。’”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不是詆毀其他真實無偽的導師。他只是說，份量不足者不能完美地代表高迪亞身教靈性導師的傳系。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講話也可以這樣理解：他的說話是一個深愛父親（帕布帕）的兒子所說的話：“沒有人能像我愛我父親那麼多。”他毫不自傲，而是以他摯愛的聖史瓦米瑪哈拉傑，我們的聖

帕布帕為榮。我們無法以我們的西方文化來想像這種愛。

編撰四： Hari Sauri 寫於 1997 年 3 月 31 日早上 7 時 54 分的信：

“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高叫：‘我不受制於你們的規矩，我不是 ISKCON，我是高迪亞修會！’”

辯證四： 這段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對自己的議題自相矛盾。但事實上，他著眼于真正永恆的 ISKCON，並將之跟現代的 ISKCON 機構區分。以上提及的事發生在納瓦兌帕 Navadvipa，Hari Sauri 和他幾個神兄弟試圖以苛刻的言詞指責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他們指責他再次啟迪 Gaurangi dasi，實際上她過往從未接受啟迪。他們也指責，他沒有先瞭解她的資格，第一次見面便為她啟迪。他們說帕布帕的門徒等了六個月，而 Gaurangi 卻是在首天。但事實上，她出生于奎師那知覺運動，修習已有廿年，也深入閱讀過帕布帕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著作，她也有幾位資深奉獻者的推薦。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並沒有高聲叫喊地回答他們，說他不是他們 ISKCON（機構）的一員，因此他們不是他的領導權威。他的言詞完全沒有暗示他覺得自己凌駕于永恆 ISKCON 規矩的意思。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于 2001 年 5 月 13 日在加州三藩市的講課，解釋了帕布帕跟永恆 ISKCON 關係的榮耀。以下是部份節錄：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我見到聖史瓦米·瑪哈拉傑以這個詩節給 ISKCON 定義：

krsna-bhakti-rasa-bhavita matih
kriyatam yadi kuto pi labhyate
tatra laulyam api mulyam ekalam
janma-koti-sukrtair na labhyate

“即使作千生百世的虔誠活動，也無法獲得處於奎師那知覺的純粹愛心服務。要得到它，只有付出一種代價，就是要有攫取它的強烈貪婪。若它在某處有售，必毫不猶疑地買下來。要旨：這就是 ISKCON 的基礎。”

[在這方面，聖帕布帕也引用了《自我發現之道 Journey to Self-Discovery》的說話：“在另一個詩節，茹帕哥斯瓦米說：‘krsna-bhakti-rasa-bhavita matih, kriyatam yadi kuto pi labhyate 我已把奎師那知覺這個詞從 krsna-bhakti-rasa-bhavita 翻譯出來了。’在此茹帕哥斯瓦米忠告：‘若奎師那知覺有售，請立即買下它，別遲疑。’這是非常美好的事物。” 1968 年 10 月 4 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聖帕布帕說：“Krsna-bhakti-rasa-bhavita matih, Matih 是指我會服務奎師那的智慧或心意狀況。若你能在甚麼地方買得這種心意的狀況，請立即買下它。”]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若任何人不跟從這點，即使他試著成為 ISKCON，他並非真是 ISKCON。他是 ISKCON 的仿效(abhasa)。我們見到仿效之下的 ISKCON 有很多成員會低墮。然而，真正的 ISKCON 成員永不低墮。布阿瑪是 ISKCON 的第一位成員，拿拉達是第二位，聖維亞薩兌瓦 Srila Vyasadeva 是第三，聖蘇卡德瓦瑪哈拉傑 Sri Sukadeva Gosvami 第四，他們永不低墮。聖茹帕哥斯瓦米永不低墮，他也是 ISKCON；聖拉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 Srila Raghunatha dasa Gosvami 永不會低墮，他也是 ISKCON。然而，那些會低墮的，他們只是試著成為 ISKCON，並不是真正的成員。

我們必需幫助這類的奉獻者。我祈求奎師那會把祂的恩慈灑向他們，因而使他們終有一天能身處真正的 ISKCON。一般而言：janma-koti-sukrtair na labhyate 不能單憑靈性善行（sukrti。靈性虔誠活動或規範性奉獻服務。）來達到這個高級標準。若干生萬世地累積靈性善行，而這善行是跟奎師那和祂

的奉獻者有關連，或關連到任何跟奎師那有關的事物，這就是真正的善行。當靈性善行到達豐足的數量，你便能觀見任何高超的奉獻者，便能得到跟聖人的聯誼（sadhhu-sanga）。”

編撰五：1971年1月20日于阿拉哈巴（Allahabad），聖 A.C. 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給 Dr Bigelow 的信：

“我是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 ISKCON 的創建身教靈性導師。”

辯證五：這段編撰試圖在此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不接受帕布帕有關他是創建身教靈性導師的言論，但帕布帕在此表示他是 ISKCON 機構的創建人，並不是指永恆 ISKCON。帕布帕在同一封信中寫道：“當人的知覺契合主的至尊知覺時，這段重複生老病死遁非自然的生命便能停止。這是我們奎師那知覺運動的基本原則。”聖帕布帕並不是說，他是那個基本原則的創建靈性導師。

編撰六：1974年12月28日於孟買，聖 A.C. 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給 Kurusrestha 的信：

“還有，你想在 ISKCON 和印度社區的領導人之間，組成一個信託組織的這個構思，我已批准。那非常好，讓印度人參與我們的運動，幫助我們推動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傳教使命。有關那個信託組織，你一定要謹慎，要確定是以我的名字登記為創建導師，我是最終的決策人。換言之，如有需要的話，我該有權否決或取消由其他委員作出的任何決定。我的決定，該要凌駕一切其他委員的共同決定。”

辯證六：帕布帕永不會說，他的權力凌駕布阿瑪、奎師那或自己的靈性導師之上，也沒說他們是信託委員。很明顯他是指 ISKCON 機構，而非他在其他地方說的永恆 ISKCON。英語應用方面，有一項名為同音異字“homonym”，同音異字是指那些字詞串法或發音相同，但意義相異。ISKCON 就是這樣的一個同音異字。

編撰七：2002年2月12日早上，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于澳洲 Murwillumbah 的談話：

“因此，他為拉迪卡服務，因為一個靈性導師不能以他的男性形象來服務(rati-keli-siddhyai)。聖史瓦米·瑪哈拉傑和我的靈性導師全都以她們牧牛姑娘的女性形象在那裏服務。在那個國度，我的靈性導師是維諾妲·曼佳麗 Vinoda Manjari；聖帕布帕德·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塔庫是拿雅那·曼佳麗 Nayana Manjari；聖巴提維諾達塔庫是卡瑪拉·曼佳麗 Kamala Manjari；聖基瓦哥斯瓦米是維拉莎·曼佳麗 Vilasa Manjari；聖茹帕哥斯瓦米是茹帕·曼佳麗 Rupa Manjari；聖拉古納特·達斯哥斯瓦米是拉緹·曼佳麗 Rati Manjari，這些年幼的牧牛姑娘（manjari）才可以服務拉妲·奎師那這對愛侶。”

[Sripada Bhaktisar Maharaja]：我們的聖帕布帕呢？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若你以身心、言語和自我完全皈依，那麼我或會告訴你，否則，我不會透露。我知道他是誰，你卻不知道，ISKCON 的領袖沒人知曉。你們的帕布帕騙過他們全部人，因為他完全沒有向他們所有人揭示自己。

辯證七：或許這段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帕布帕是個騙子，ISKCON 的領袖也被他騙了，他並非一個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但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他只是說帕布帕沒有揭露他的靈性身份。由於他們和我們都沒有資格知道，所以他守住這個秘密。

編撰八：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于 1994年9月19日的講課：

“那些不是滿懷情悅的偉士那瓦（rasika Vaisnavas），他們不認識真理（tattva），他們沒有跟任何

偉士那瓦聯誼…他們以為向全世界傳教…奎師那的聖名…傳遞《梵歌》的訊息（Gita sandesha）就是一切。因此我想說，你們的帕布帕所給的這些東西…只是這些東西…及並沒超越這些東西。那麼他只是瑪哈·維施努的僕人，而不是奎師那的僕人。對愚昧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那些聰穎的人，及已從任何有品味的偉士那瓦或已從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充滿情悅奉獻者那處完成啟迪的人…那些已將自己的心托附於他們和有所覺悟的人…只得少許…他們能夠覺悟這些事情。首先，任何廟宇若要運作…我們必須清理…土地，那裏有荊棘，樹木有刺…除非…斬掉，提供土地…但挖掘和清掃並非一切。為這座大廟挖建地基並非一切，因此史瓦米吉首先蕭清氣氛…準備根基…藉著宣揚聖名和《梵歌》的訊息…他做好準備。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沒有的話，沒有的話，他無法賜予這些東西。當主柴坦亞瑪哈帕布首次向全世界宣傳奎師那的聖名，他希望所有偉士那瓦能明白祂的內在心緒…否則每個人都不能明白…因此他完成這項使命，這對那個世界而言是如此必要…為了所有世界…這樣做…他做到了，但沒有完成一切…，這只是個根基…基礎。”

辯證八：這並不是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講課正確的默寫。借著錯誤引用這堂講課，這段編撰試圖表示，瑪哈拉傑說帕布帕不是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僕人，而是瑪哈·維施努的僕人。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那些親身出席這堂講課的奉獻者；那些聽過幾遍錄音的；那些多次聽過瑪哈拉傑在不同講課講述相同課題的人，將該課默寫如下：

“那些並非滿懷情悅的偉士那瓦的人；那些不認識真理的人；那些缺乏純粹偉士那瓦聯誼的人，以為把奎師那的聖名傳遍整個世界，提供《梵歌》的訊息便是一切。因此我要說，若你們的帕布帕僅只傳授這些而沒有其他的話，那麼他只是瑪哈·維施努的僕人而非奎師那的僕人。那些愚昧的人才有這個古怪的念頭。

但那些聰穎和已接受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滿懷情悅的偉士那瓦（rasika Vaisnava 及 Bhavaka-bhakta）啟迪的人；那些把心托附於祂並有所覺悟的人，即使只得少許覺悟，也能知悉帕布帕究竟是誰。首先，若要興建任何廟宇，我們必須清理土地。那些毫無用處的荊棘必須砍掉，騰出建築用地。但挖掘和清掃並非一切，為建造這座大廟的地基而挖土並非一切。因此，史瓦米吉首先以宣揚聖名和《梵歌》的訊息，來蕭清氣氛和準備根基。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否則，他將無法給予這些更高深的概念。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也首先把奎師那的聖名傳遍整個世界，但祂也想所有偉士那瓦明白祂的內在心緒。否則，若是欠缺基礎，便不是人人都能明白。這樣，你們帕布帕已完成他的使命，這對所有世界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但他所做的並不是一切。那只是一個根基或基礎。”

以上只是一段極短的節錄。瑪哈拉傑繼續講課，解釋帕布帕如何在他的著作中保留奉愛服務的最高深真理，那是純粹的奉獻服務（suddha-bhakti）或溫達文的巴佳奉愛服務（vraja-bhakti），以及我們要成為拉姐·奎師那和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僕人所需的一切。

2005年5月3日在三藩市，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再次解釋同樣的原則：“你們該知道你們的帕布帕是誰。你們該要知道後才可以榮耀他，否則不能。他也是下凡降世，他是瑪哈帕布的同遊，他是為了賜予瑪哈帕布同樣的心緒和使命而降凡的。他不只為了傳教而來‘你該唱頌靈唱（Kirtana），及將之加進你現在正做的一切中。’他也不只為了建立年代宗教而來，那是瑪哈·維施努的工作，不是奎師那的工作，那不是奎師那的作用。誰是瑪哈維施努？是聖阿堆塔·阿查亞 Sri Advaita acarya。他是奎師那本人(kala)的部份（amsa）的部份的部份的部份。祂能以唱頌傳教，由於距離太遠，祂不能賜予巴佳奉愛服務。祂對此不夠資格，只有奎師那能這樣做。因此，當祂到來以齊頌聖名傳道，宣揚那種至高愛意和情感，及成功的程序。你不該認為他（帕布帕）只是聖名的傳道人，你不該認為他只是寫作、出版和派發了很多書籍，這不是他最終的榮耀。甚麼才是他的榮耀？他是茹帕哥斯瓦米的跟隨者（Rupanuga）偉士那瓦，以茹帕·曼佳麗一樣的方式服務拉姐·奎師那愛侶。”

編撰九：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墨爾本附近的一個農莊 Bambra：

“聖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在他臨終的日子向我說：‘你該幫助我的門徒，他們就像猴子，我不能給他們很多的訓練，因此經常試著幫助他們吧。’”

辯證九：或許這段編撰試圖表示，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謊稱帕布帕說我們——即他的門徒——的壞話。但這些說話有錄音帶紀錄，我們有一個概念認為自己很偉大，又因為帕布帕有鼓勵他的初生嬰兒，於是我們不斷自認偉大。我們這麼多人能否撫心自問，說我們並不像猴子？至少，我們有時也充滿色欲、憤怒、饑餓和好鬥。我們親身見識過帕布帕稱呼那些維丹塔書籍信託基金（BBT）的畫家為畜牲，因為我們之間發生爭執。帕布帕對我們因才施教，當我們持恆服務，念頌和累積奉獻的積儲（sukrti 和 samskara。靈性善行和靈性的印記。），我們的可塑性變得更高。聖帕布帕在《博伽瓦譚》（第3篇第32章第39-40節的要旨）中這樣寫：

“再者，有些所謂的門徒，他們懷著別有用心的動機，極做作地順從靈性導師，”和“我們經驗到一些學生前來加入我們，但基於對某種信念的成見，他們離開我們的大本營及迷失在紛亂之中。”

編撰十：聖薩斯瓦茹帕哥斯瓦米 Satsvarupa Goswami：

“有關遺言的事項，無論聖帕布帕有否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過都沒多大關係，反而聖帕布帕對我們——他的門徒所說的話才是真章。再者，除了要向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尋求有關主持聖帕布帕大殮儀式細節的忠告外，沒有記錄顯示他指示 ISKCON 成員要接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指引。”

辯證十：首先，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是聖帕布帕的門徒。他在1947年成為他的門徒，那是大部份 ISKCON 成員誕生之前，而且幾乎是早於 ISKCON 成立廿年之前。由於啟迪和訓示靈性導師兩者之間沒有分別，那麼訓示和啟迪門徒兩者之間也沒有分別。事實上，訓示門徒也許更加進步和親近，就像聖佳幹納特·達斯·巴巴吉瑪哈拉傑 Srila Jaganatha dasa Babaji Maharaja 最好的門徒聖巴提維諾達塔庫便是他的訓示門徒。其次，**編撰十**稱，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沒被公開點名。但帕布帕德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塔庫也未曾向他所有的門徒公開點名某門徒，後來會成為我們的帕布帕。帕布帕自己說：“他們從未想過：‘偉大的靈性導師瑪哈拉傑 Guru Maharaja 給我們這麼多指示，為什麼他沒說這個人該成為身教靈性導師？’他們要人為地推舉某某為身教靈性導師，卻是一敗塗地。他們甚至沒有按常理思考，若偉大靈性導師想要委任某人成為身教靈性導師，為什麼他沒有說？他說過這麼多，難道卻偏偏漏了這一點？”

這樣，帕布帕本人從未被向外公開點名或委任。他展現為一個鋒芒湛露的身教靈性導師，那些誠懇的人都認同他。從太初以來，已開始沿用這個體制。

編撰十一：2000年12月7日（星期四）Hrdayananda Maharaja 的信：

“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自稱為聖帕布帕的“首位”或是“真正”的門徒等等。事實上，我身為監理會 GBC 成員親身服務了聖帕布帕多年，他也從未提及過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或是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曾參與過任何有關聖帕布帕使命的重要服務等等。聖帕布帕也從未在任何書籍、文章、面談或任何記錄文獻，說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該成為 ISKCON 的訓示靈性導師。”。

辯證十一：細心的讀者或曾讀過《我的訓示靈性導師和親愛的朋友 My Siksa-guru and Priya-bandhu》這本書。任何人想要進一步瞭解聖帕布帕自1922年，與他的靈性導師相遇以後，直至他在1977年神聖地隱跡期間的事，這本書可說是非常重要。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這些年來，為聖帕布帕作出意義重大

的服務，至今亦然。

帕布帕在 1975 年 4 月 26 日一堂講課說：“這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使命，你該前去傳教，把奎師那的教導（krsna-upadesa）發揚光大。這是奎師那知覺運動。”他在多個場合引用這個詩節：

yare dekha , tare kaha krsna-upadesa

amara ajnaya guru hana tara ei desa

（《永恆的柴坦亞經》Madhya-時光第 7 章第 128 節）

[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指示：] 指導每個人跟從主奎師那在《博伽梵歌》和《博伽瓦譚》中所賜的命令。如這般的成為靈性導師，和嘗試解救這片大地上的每一個人。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繼續以多種方式實踐這項指示。在過去四十年間，實現聖帕布帕的期望；他的啟迪靈性導師的期望；整個師徒傳系的期望，在其他棄絕僧和貞守生協助之下，每年的主柴坦亞顯現日他帶領高迪亞維丹塔修會 Gaudiya Vedanta Samiti 的納瓦兌帕聖地的朝聖（Navadvipa-dhama Parikrama）。前來參與的奉獻者超過兩萬名，其中大部份來自印度，而有數百位是來自海外地區。還有拉姐蘭妮的月份（Kartika），他帶領來自世界各地超過七百名的奉獻者，其中大部份來自西方的，在巴佳聖地朝聖（Vraja-mandala Parikrama）。他進行這些朝聖已超過五十年，以及在過去的七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傳教，藉著他的傳教，令帕布帕數以千計的追隨者和帕布帕數以百計的直系門徒，都在奎師那知覺修習中重拾朝氣，還有數以千計的人因而開始修習。因應帕布帕的要求，他通過門徒派發了數十萬冊書籍，直到現在他還在出版書籍。他把成功全歸功於他的啟迪靈性導師聖巴提帕給亞那·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及他的訓示靈性導師即我們的聖帕布帕，這是他對聖帕布帕的部份服務。

條限靈魂無法明白像帕布帕般的純粹奉獻者，或是為什麼他不會選擇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去告訴他的年輕門徒某些事情，然後卻在另一些時間揭示。聖帕布帕的靈性導師瑪哈拉傑也沒有向他的機構公佈聖帕布帕的事。

只有完全自我覺悟的奉獻者，才能明白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的行為。在《永恆的柴坦亞經》（Madhya-逍遙時光 23 章 39 節），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對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說：

yanra cite krsna-prema karaye udaya

tanra vakya , kriya , mudra vijneha na bujhaya

“即使是最有學問的人，也無法理解處於神首愛內的人的言語、活動和徵兆。”

例如，有些監理會的成員或會相信，當他們協助帕布帕表達他的遺願時，帕布帕正在造就他們成為他的靈性繼承人。但這不是他的靈性事項的遺願。1977 年 11 月帕布帕從我們的視域中消失後，ISKCON 所有奉獻者和信眾都獲得知會帕布帕寫了一份遺囑，任命監理會 GBC 成員為最終的管理決策者，和管理 ISKCON 一切事務的最終執行者。然而，可笑的是，這份遺囑只是一份關於物業的法律文件。以下是一段發生在 1977 年 6 月 2 日有關那份遺囑的對話節錄：

Giriraja：我們草擬了一份遺囑，包括印度和其他物業的信託…

聖帕布帕：遺囑？遺囑。這只會有“管理層該怎樣做。”這個指引，不會有其他。

Giriraja：是。

聖帕布帕：沒有人能在訴訟中說：“這間廟宇會由這個人負責，這間廟宇…”

Ramesvara：是，就依你說那樣。

Giriraja：這樣我們已在你的簡囑中寫上那些條款，我應否讀出來？

聖帕布帕：唔？

Giriraja：那麼，我們打上“我，A.C.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的創建身教靈性導師，巴提維丹塔書籍信託基金的開拓人，主維司努蓮花足下 108 聖施瑞瑪·巴提希丹塔·薩拉斯瓦緹·哥斯瓦米·瑪哈拉傑，帕布帕德的門徒，現居於溫達文的聖奎師那·巴拉藍瑪 Sri Krsna

Balarama 廟，立此為我遺囑。一：監理會，會是整個國際奎師那知覺協會的信託會委員。”

聖帕布帕：你可以這樣寫。這樣便會有問題：“會否提供信託契約？稅項會隨之而來。”

Giriraja：不會，因為 ISKCON 信託基金經已存在，而且 ISKCON 已獲免稅。唯一的問題是，你會否成立一個新的信託基金。

聖帕布帕：不，不會有新的信託基金。

Giriraja：不能。

聖帕布帕：除信託委員外…

Tamala-krsna：用另一個字。

聖帕布帕：呀！

Ramesvara：不要用於信託基金。

Giriraja：噢，我明白了。

Ramesvara：這是另一個字。

聖帕布帕：至尊經理。

Gopala-krsna：至尊經理。(笑聲)

聖帕布帕：或最終經理，諸如此類。

Gopala-krsna：最終執行人？

聖帕布帕：對。

Tamala-krsna：對，執行人。

Gopala-krsna：最終執行人。

Tamala-krsna：或委員，你…

聖帕布帕：唔，對，委員。

Tamala-krsna：委員不錯，因為那已經…

聖帕布帕：用這類字眼。

Tamala-krsna：用一個適合的字。

Giriraja：好吧。

Tamala-krsna：從現在起，只用一個字。

Giriraja：“二、每間廟宇會是信託機構的物業…”

聖帕布帕：又是“信託”。

Gopala-krsna：又是“ISKCON 物業”。

Giriraja：好吧。我們可以更改那些字眼。

編撰十二：2000 年 5 月 31 日於加州三藩市，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

“從來沒有，聖史瓦米·瑪哈拉傑沒有這樣教導。他有否說過我們該要上無神論者的大學？聖史瓦米·瑪哈拉傑有否在任何地方說過，你該上這間糗大學或那間糗大學？結果會如何？那些前去的人會像歷史學家，他們不會相信神；他們不會相信聖名和奎師那題旨 (hari-katha)；他們不會相信主柴坦亞瑪哈帕布來自哥樓卡溫達文 Goloka Vrndavana 的 Svetadvipa；他們會認為奎師那不是神，這種信念會逐漸湧現。他們會將主柴坦亞瑪哈帕布跟佛陀比較，他們必定會這樣做，他們不會對《永恆的柴坦亞經》和《博伽瓦譚》有信心。”

2000 年 7 月 30 日於莫斯科，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說：

“這些大學就像屠房一樣，那裏充斥著假像宗人士 (mayavadis)。聖史瓦米·瑪哈拉傑前來砍掉所有假像宗人士和虛無主義者 (nirvesesa-vadis) 的爭論。為什麼他的門徒要插手其中？因為他們對靈

性導師的說話沒信心；因為他們自己全然不是靈性導師，他們一開始便已是墮落的人，經已處於最低的境地了。”

辯證十二：這段編撰暗示，雖然帕布帕授權靈性導師在大學研讀，可是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並不贊同。但有很多摘自帕布帕的教導的資料庫的引證，確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講話，如下所示：

“只有確實地投入奎師那知覺和奉獻服務的人，才會明白奎師那是甚麼。大學學位並沒有幫助。”
（《博伽梵歌》第 18 章第 55 節要旨）

“實際上，現代大學教育將人裝備好，來學成像狗一般的思想，好使能為更大的主人當勞役。”
（《博伽瓦譚》第 2 篇第 3 章第 19 節要旨）

“同樣地，那些欠缺靈性知識的大學教授，他們舌頭發出的所謂教學音振，就像青蛙的哇哇叫聲。”
（《永恆的柴坦亞經》Adi 逍遙時光第 8 章第 6 節的要旨）

“主柴坦亞的認可是遠遠超過百萬所大學的博士銜頭，哪種蠢材會否認這點？”（《通過知慧達到棄絕》第 4 章第 2 節）

“某人或會反對：‘你何以稱呼一個有大學學位的無神論紳仕為惡魔？他如此學識淵博。’經典的判斷是，雖然他看似有學問，但由於他是無神論者，他的實際知識已被假像盜去。”《第二次機會》

“沒有人需要大學學位，那是假貨。布阿瑪那（婆羅門 Brahmana）該是非常有學問的學者，因此布阿瑪那會忠告查錘亞（刹帝利 kshatriya）如何管治，查錘亞會徵收賦稅，外夏（毗舍 vaisya）會製造食物，然後社會便會完美。”（1975 年 8 月 1 日的房中對話）

“所謂教授、大學生、大學的地位就是這樣，全都是混蛋。這是我們的挑戰，全是惡棍。因為他們活在軀體概念中。”（1973 年 4 月 11 日的講課）

編撰十三：1975 年 2 月 2 日于檀香山。聖 A·C 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給 Pierre Sauvageau 的信：

“我喜歡你繼續修讀博士這個想法，在你的論文中發表我們的書籍和哲學，這會是你做的一項偉大服務。若你能夠這樣做，我會很榮幸。因此，請你繼續修讀博士學位，成為愛戀奎師那這門科學的一個學者。”

辯證十三：這段編撰試圖表示，帕布帕授權若干 ISKCON 靈性導師上大學和考取博士學位。這封信並非證據，不能證明真正的棄絕僧或身教靈性導師，除了上哈瑞達斯·塔庫 Haridasa Thakura的大學以外，還要上其他大學。這封信只是鼓勵一個本身已在念大學，有抱負的新進奉獻者，成為一個奉獻者而已。

編撰十四：拿拉央那瑪哈拉傑，在《神聖的巴佳聖地朝聖 Sri Vraja-mandala Parikrama》第 45 頁：

“那些不曾審慎研讀《聖典博伽瓦譚》的人；那些不曾嚴謹地理解《永恆的柴坦亞經》的人；還有那些不曾正確地明瞭如《Bhakti-rasamrta-sindhu》、《Brhad-bhagavatamrta》、《Ujjala-nilamani》、

《Krsna-karnamrta》及其他這種性質的書籍，這些人認為分離心緒（vipralambha）是最高的狂喜極樂。我們以往的身教靈性導師們也視分離心緒為高層次的，但經過深思熟慮後，他們理解分離心緒是一個先決條件，是去突出並更加全然地美化和增強相聚時的狂喜極樂。若永遠都只有分離心緒，又有何用處呢？這能提供甚麼呢？分離心緒不可或缺，只因為可以強化重聚時的狂喜極樂感覺。”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神聖的巴佳聖地朝聖 Sri Vraja-mandala Parikrama》第 46 頁：

“這樣你能明白，分離心緒比你以往有可能想像過的方式要複雜得多。那些仍然堅持分離心緒是至高無上的人，他們靈性仍未成熟及仍未有靈性理解去覺悟到，不可能有任何事物比施麗瑪緹·拉姐

蘭妮和奎師那重聚時的狂喜愛心交流更加高深。”

在《主柴坦亞的教誨》中，說到《永恆的柴坦亞經》(Madhya 逍遙時光第 8 章第 191-197 節)，聖 A·C 巴提維丹塔·史瓦米·帕布帕德寫道：

“聽到這些超然活動，主柴坦亞說：‘我親愛的拉瑪南達 Ramananda，你解釋有關聖拉坦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完美地正確，然而還有一些東西，我想聽你說說。’ ‘對我而言，要表達比這更高超的東西甚為困難。’ 拉瑪南達·拉亞 Ramananda Raya 回答：‘我只能說有一種情感活動名為 prema-vilasa-vivarta，我會嘗試解釋，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歡聽。’ prema-vilasa 有兩種情感活動，便是分離和相聚。那超然的分離是如此強烈，這實在比相聚更狂喜極樂。”

辯證十四：當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聽見這些編撰的引證，他說了以下的一些講課證明他跟聖帕布帕於同一陣線傳教：首先，他確立他的總結，然後表明聖帕布帕如何確實地也有相同的結論。這些堂課是在 2003 年 1 月 13-14 日於夏威夷海奴 (Hilo) 講授：

“我已在以上述引證中澄清了這個題目。需要分離，只為要增添相聚的樂趣，分離有助於此。我仍然想深入解釋：

聖維施瓦納特查卡拉瓦爾提塔庫在寫到“愛奎師那的極至 (madanakya-mahabhava)” 時這樣寫道，相聚中的分離和分離中的相聚都有極為強烈的體驗。所有絕頂亢奮的心緒，都在施麗瑪緹·拉迪卡在極度愛戀奎師那時在她心內展現。

奎師那也揭露在強烈分離中 (divya-viraha) 的自己。在那種分離心緒下，牧牛姑娘完全沉醉於奎師那，沉醉在祂所有的品質和所有逍遙時光之中。然而就在那時那地，她們想擁抱奎師那，不想受到分離之火的煎熬。

牧牛姑娘在她們的分離心緒之中並不滿足，她們無法滿足。她們的欲望是：‘奎師那應該直接走到我們面前，面對面，好使能把祂那非常軟綿溫柔的蓮花足放在我們乳房上。’ 她們哀歎是因為她們的乳房是那麼的硬，她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將祂的蓮花足放在上面。她們在談論著誰的蓮花足呢？那是奎師那的蓮花足，即使布阿瑪、聖拿拉達 Sri Narada Rsi、聖蘇卡德瓦哥斯瓦米和聖彼斯瑪德瓦 Sri Bhismadeva 也無法把將之帶進冥想之中，而牧牛姑娘卻要把那雙蓮花足放在她們的乳房上。

yat te sujata-caranamburuham stanesu
bhitah sanaih priya dadhimahi karkasesu
tenatavim atasi tad vyathate na kim svit
kurpadibhir bhramati dhir bhavad-ayusam nah

(《聖典博伽瓦譚》10 篇 31 章 19 節)

‘噢，親蜜的愛人啊。你的蓮花足如此柔軟，我們將之輕輕地放在我們的乳房上，唯恐會傷到你雙足。我們的生命只靠置於你，我們的心意因而充滿焦慮，因為當你在林中的小徑漫步時，你柔嫩的雙足或會被礫石所傷。’

關於這一點，牧牛姑娘非常憂愁：‘噢，怎麼辦？奎師那喜歡把祂的雙足置於我們的乳房上，但我們怕會對祂造成傷害。’ 牧牛姑娘不想冥想奎師那，她們期望：‘奎師那該從我們內心走出來，好使我們能擁抱祂。只有這樣，我們的分離烈焰才會熄滅。’

有些人認為，分離心緒比相聚 (sambhoga) 層次更高。只有中立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中立人士會說，若牧牛姑娘只在神昏中看見奎師那，這是好的；這種人會說，雖然牧牛姑娘想擁抱奎師那，但是若奎師那的同遊，因為牧牛姑娘的分離心緒而去找她們會更好；她們經常在分離心緒下跟祂相會會更好，那便是她們閉上眼睛在心中銘記祂之時。這些中立人士認為牧牛姑娘的分離心緒非常好，這種人就像阿奎茹拉 Akrura 和康撒 Kamsa。他們不欲求拉坦和奎師那相聚。阿奎茹拉會說：‘從巴佳帶走

奎師那，讓巴佳居民感受分離心緒，他們該經常感受分離。’而康撒會高興地說：‘把奎師那帶來馬圖拉這裏，我會在這裏殺死祂。’

這兩個人可以這樣說，但沒有巴佳居民願意奎師那離開巴佳，甚至一棵植物、攀藤或溫達文的鳥兒也不願奎師那離開巴佳。那裏沒有人願意巴佳居民感受分離，他們沒有人會這樣想：‘分離真高檔。’何況是牧牛姑娘？更何況是拉麗姐 Lalita、維莎卡 Visakha、茹帕·曼佳麗和拉緹·曼佳麗？

那些施麗瑪緹·拉迪卡的近身僕人，那些對她比對奎師那有更多感情的人，永不願她跟奎師那分開。事實上，巴佳居民如拉麗姐、維莎卡，親密女僕（palya-dasis）如茹帕·曼佳麗、拉緹·曼佳麗和卡瑪拉·曼佳麗，完全無法忍受拉迪卡跟奎師那分開。你知道誰是卡瑪拉·曼佳麗嗎？她的修習者形象就是聖巴提維諾達塔庫。

在他的歌曲 Sri Krsna Viraha 中，聖巴提維諾達塔庫寫道：‘我不忍看見拉迪卡感受分離。’他邊飲泣邊寫道：‘我無法忍受拉迪卡在《瘋迷之歌 Brahmaraga-gita》（拉迪卡跟一隻大黃蜂談話）及其它時候表現過的悲傷，那是拉迪卡與奎師那分離時，在超然瘋狂（divyonmada）下的悲傷。我不願奎師那離開拉迪卡，祂該經常跟她一起留在巴佳。’他繼續說：‘我無法忍受拉迪卡對奎師那的那種分離，若有助於把奎師那帶回她的身邊，我可以輕易並快樂地結束我的生命。’這是拉迪卡親密女僕的心緒。

然後，在另一首名為 Vrsabhanu-suta 的歌，聖巴提維諾達塔庫寫道：

Radha-paksa chadi , je jana se jand , je bhave se bhave thake ,

Ami to radhika-paksa pati sada , kabhu nahi heri Take care

‘若某人認為施麗瑪緹·拉迪卡的分離心緒非常好，我不想看見那人的臉孔！看到這種人的臉孔會是罪行！’

只有馬圖拉居民(Mathuravasis)；只有那些不能欣賞巴佳逍遙時光的人，像阿奎茹拉和康撒等才要拉迪卡跟奎師那分開。一個追隨茹帕哥斯瓦米的偉士那瓦明白，巴佳的每個人的行事方式，也是為增加拉麗姐和奎師那的快樂。烏達瓦 Uddhava 前往巴佳，某程度上覺悟到牧牛姑娘的分離心緒，然後回到奎師那那裏說：‘你一定要立刻過去。要是你不去，南達 Nanda、雅舒姐 Yasoda、所有牧牛姑娘和所有牛只、牛犢便很快死掉。你一定要去。’即使巴拉德瓦 Baladeva 和柔茜妮媽媽 Rohini-maiya 也對奎師那說：‘為甚麼你不去巴佳？要是你不去，一切都會死掉。’巴拉德瓦對祂說：‘要是你不去，那我一定要去，我會告訴他們你很快要來。’因此，所有巴佳居民都希望奎師那跟牧牛姑娘，和祂的父母親一起在巴佳。

若分離心緒（vipralambha）比相聚更高，那麼拉麗姐和其他牧牛姑娘（sakhi）還有年幼的牧牛姑娘，便會努力把奎師那拒於巴佳之外，她們會努力遠離祂。但她們有否這樣做？她們永不會這樣做，你要這樣嗎？你們有哪位要奎師那跟拉迪卡分開嗎？你願意拉迪卡飲泣，在地上打滾嗎？

一次拉麗姐遣派一隻天鵝前去馬圖拉，當她派遣時向他說：‘去告訴奎師那，拉迪卡的情況已達第十級（dasami-dasa），到了第十一級她肯定會死掉。現在她經常神智不清，她好像瘋子般沉溺在各種瘋言瘋語。去告訴奎師那：‘你一定要當天之內或立即回來，要是你遲了來巴佳 vraja，你便再也無法看見拉迪卡，這一點你該經常銘記於心。若你想快樂，若你想令所有人快樂，立即來這裏。’

因此，根據我們以往身教靈性導師的解釋，我的說話是正確的。分離心緒只為有助補益相聚才需要的，不然，分離便不必要。Sri Ujjvala-nilamani 記載：‘na vina vipralambhena dambhoga pustimasnute : 沒有分離心緒，相聚便無法得以滋潤。’

先有相聚還是先有分離？若牧牛姑娘沒有跟奎師那見面，她們怎能體驗分離心緒？首先要有相聚，然後才分離。沒有相聚，分離心緒不會出現，施麗瑪緹·拉麗姐亦無法為奎師那飲泣。為什麼你不飲泣？你能否從心底深處為奎師那飲泣？你不能，因為你從未見過祂，若你看到祂的美麗、祂的品質、祂的深情，還有祂的愛和恩慈，那麼你便能為祂哭泣。因此先有相聚，然後中段分離，之後再

次相聚。分離共有四種：purva-raga, mana, pravasa 和 prema-vaicittya。

當奎師那前去森林，牧牛姑娘感受到分離。她們為奎師那飲泣，彼此討論祂在森林的逍遙時光。情侶之愛的最高境界是 Madanakya-mahabhava，這只展現在拉迪卡身上。一切各種的相聚和分離心緒都在 Madanakya 之內，這是施麗瑪緹·拉迪卡獨有的。拉迪卡 Radhika 這種奇妙的心緒甚至連最高級的分離心緒也包括其中，這種心緒不能在分離之時產生，只產生在相聚之時。例如，這種心緒在拉迪卡在愛之湖 Prema-sarovara 坐在奎師那的懷中時出現。拉迪卡想像著奎師那已離去並永不回來，她哀傷地說：‘奎師那在那裏？’這是非常奇妙和充滿品味的。

我們該努力理解這一切真理，這些理解會把你們帕布帕的所有說話融會貫通。我知道他是個哲學家和富品味的奉獻者，他體會到分離和相聚，就像他的先輩身教靈性導師，他也是施麗瑪緹·拉迪卡的僕人。他會否說拉姐應該經常遠離奎師那？永不會，我明白他。我自 1947 年起已跟他一起，而我仍在服務他。若他曾在罕有情況下寫過分離比相聚更高，這純粹是為新人而寫的。我們一定要為奎師那感受分離，我們一定要為跟祂長久分開而憂傷。對一個修習者來說，感到自己跟奎師那分開是必須的，因此他應該在分離中感到憂傷 [見注釋]。另一方面，對成熟的奉獻者而言，聖史瓦米·瑪哈拉傑在他多本著作中寫到，分離只會在有助增加相聚的樂趣時，才可接受。

我非常謙卑地請求那些有疑問的人，親自跟我討論這個非常深奧的題目。我歡迎他們，我認為通過這樣的討論，便可達致和諧。”

[問]：我不懂哲學，我也不是學者。但我記得在《奎師那書 Krsna Book》中，奎師那告訴牧牛姑娘：“我從未離開你們。”牧牛姑娘處於分離心緒，但事實上奎師那從未離開她們。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若祂從未離開，那麼為什麼牧牛姑娘經常為祂憂愁受苦？奎師那從未離開，因為祂無處不在，牧牛姑娘因而無需憂傷這等概念，是烏達瓦 Uddhava 的看法，不是牧牛姑娘的看法。確切而言，那些牧牛姑娘駁倒了烏達瓦的所有論點。

翌日早上的會面

“所有牧牛童 (sakhas) 也慣於感到跟奎師那有很大的分離，即使當奎師那躲在樹後，他們慣於飛快地跑去找祂，牧牛姑娘尤其慣常感到悲傷的分離。這些已記載在《博伽瓦譚》的牧牛姑娘之歌 (Gopi-gita)：

意思相當清晰，奎師那習慣在早上外出牧牛，當祂放牧回來，牧牛姑娘都慣常地去看祂。那時她們想要一種方法，免卻眼臉蓋著眼睛這個障礙。她們想要千百隻沒有眼臉的眼睛，遍佈她們的身體，因為她們想要毫無隔阻地看望奎師那。她們詛咒創造者：‘噢，布阿瑪。因為你創造眼臉的眨動，令我們觀望奎師那時受到干擾，我們跟奎師那分開即使是不足一秒，也無法忍受，每個不足一秒的片段對我們而言，都像千百萬個年代。’巴佳居民怎能忍受牧牛姑娘的痛苦，尤其是拉迪卡的痛苦。”

翌日晚上的講課，2003 年 1 月 14 日：

“世尊巴提維丹塔·史瓦米·瑪哈拉傑 parama-pujyapada Bhaktivedanta Swami Maharaja 說人必須培育分離心緒，他說這些話只是對初學者和修習者而言的。從太初以來，我們已忘記了奎師那，因此修習奉獻者 (sadhaka bhakta) 該經常在他的靈修奉獻服務之中憂傷、飲泣及感受到分離。他該像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像聖拿若塔瑪達斯塔庫和像聖巴提維諾達塔庫般飲泣，初學者一定要知道我們已忘記了奎師那，我們自太初以來已跟祂分開了，因此他們的靈修奉獻服務該是充滿分離感受。

成熟的奉獻者也會感到分離，但他們不願施麗瑪緹·拉迪卡感到跟奎師那分開。

牧牛姑娘因此批評布阿瑪：‘你不懂創造，你只為我們造了兩隻眼睛，你也給我們一直眨動的眼臉。你一無所知，若任何新的布阿瑪到來並跟從我們的指示，他會創造數以千計沒有眼臉的眼睛遍佈

我們的肢體。到時，當傍晚奎師那牧牛之後回來，及早上當祂再次離去時，我們便能清清楚楚的看到祂。可是，我們現在整天熱切期待著奎師那回來，然後祂回來時我們試試去看祂，卻有兩種東西阻著我們的視線，一個障礙是從我們雙眼滴下的淚水，其二是我們的眼臉。當奎師那在我們面前，若因為我們的淚水或眼臉而無法看見祂一秒，那一秒便看似千百萬個年代，我們在那時感到莫大的分離。’

若你因為這是較高尚，而要牧牛姑娘經常身處分離，那麼她們將會怎樣？她們很快便死掉。若要把她們折磨至死你才快樂，那麼你可以說分離心緒是較高尚的。若我問那些曾撰文試圖證明分離心緒較為高尚的人：‘你是否要拉姐跟奎師那經常分開，經常感到分離嗎？’我相信他們不會答允，只有全沒奉愛的人才會說‘是’。

聖卡維·卡爾那普拉 Srilā Kavi Karnapura 撰寫有關奎師那的活動，以至充滿情悅的逍遙時光、互潑顏料的逍遙時光 (holi-lila)、鞦韆逍遙時光等等，但是他從未描述過奎師那怎樣跟巴拉德瓦一起前往馬圖拉，及祂怎樣派遣烏達瓦前往巴佳。他從不談及這些是因為他無法忍受拉姐跟奎師那分離的想法，他認為若奎師那會離開祂的史瓦米妮吉·拉迪卡 svaminiji Radhika 前往馬圖拉，拉迪卡會死去。在巴佳，奎師那慣常地去森林牧牛，若以此跟奎師那前往馬圖拉相比，牧牛姑娘幾乎不覺絲毫分離。當奎師那前去牧牛，一組組的牧牛姑娘習慣聚集一起唱頌牧牛姑娘之歌 (Gopi-gita) 和笛子之歌 (Venu-gita)，她們藉此維持生命。我們該為拉姐和奎師那相聚而高興，我們該為祂們的分離而哀傷。這是我們昨天所有討論的精華。” [講課結束]

注釋：以下是摘自聖帕布帕的引證，來確認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講課的論點：

“當愛與被愛兩者相聚，他們被稱為連繫上 (yukta)，在相聚之前他們被稱為沒連上 (ayukta)。不論是有沒有連繫也好，極樂情緒都因無法如願地互相擁抱和接吻而產生，這稱為分離心緒，這些分離心緒有助滋潤相聚時的情感。” (《永恆的柴坦亞經》 Madhya 逍遙時光第 23 章第 60 節的要旨)

“相聚的層面姿彩無限，而分離心緒卻只得四種。愛與被愛兩者。相聚前展示的狂喜極樂；他倆相聚之後經驗到的狂喜極樂；分離時感受到的心意狀況；相聚之後恐怕分離所感受到的心意狀況，都稱為分離心緒。那種分離心緒為將來的相聚提供滋潤的元素。” (《主柴坦亞的教誨》)

關於條限靈魂分離的感受，聖帕布帕寫道：

“對進步奉獻者而言，凡事皆可能，正如這位先生所說一樣。但不是每人也如此，那不是普遍的事情，是非凡的。對一般人而言，如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忠告，如祂在生命中實際地示範在分離中的奉獻服務：‘奎師那在那裏？’ Sunyayitam jagat sarvam govinda-virahena me：‘我視一切皆空泛，因為我看不見奎師那。’ 眾哥斯瓦米也跟從著同樣的教導。” (關於《博伽瓦譚》第 5 篇的講課)

“在屬於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傳下來的高迪亞師徒傳系內，我們傳承對神的覺悟是分離的感受，而不是把奎師那掌握在手，不是。那分離感受，以分離感受崇拜奎師那，比懷著直接相聚心緒的崇拜更好，分離心緒的服務 (Vipralambha-seva)。” (1968 年 2 月 2 日的講課)

“真正的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師徒傳系，應該跟主柴坦亞瑪哈帕布的感受相同：分離，而非相聚。是分離，分離心緒的服務：‘噢，我多麼可憐，我不能服務奎師那，我如何能見奎師那？這是不可能的。’ 就是以這方式。那是主柴坦亞瑪哈帕布教導。‘我見不到祂，我也不可能見到祂…’ 這就是說：‘我是甚麼？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 ” (1973 年 6 月 27 日在瑪亞普 Mayapura)

聖帕布帕和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都就這個題目講了更多，也講了很多其他的題目，一個誠懇的真理追尋者定能明白，兩者之中並無分別。

渴求主哈瑞、靈性導師和奉獻者的服務。

Syamarani dasi

如要閱讀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的其他文章或講課，請到 www.Purebhakti.com.cn 網頁。